

在一座没有名字的坟墓前,尚塞丁·马祖格放下一辆红色的玩具小汽车。这杯黄土下,埋着一具丧生于地中海的男孩的尸体。这就是马祖格的日常:他每天在突尼斯海边捞起一具具想要横渡地中海却不幸葬身于此的难民的遗体,并给他们提供一个长眠之处,给予这些难民们最后的尊严。

# 他给了偷渡者最后的尊严



马祖格给了那些葬身地中海的偷渡者们最后的尊严。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 他建了座无名者墓园

在男孩的墓边,是一个女人的坟墓。“他们的尸体被冲到岸上,我才发现的。男孩的尸体旁就是这个女人的尸体。”马祖格向墓前放了点鲜花,“也许她是他的母亲。考虑到这一点,我把他们葬在一起。”

马祖格住在突尼斯的杰尔吉斯,这座城市就在地中海边。尽管欧洲的移民政策如今正收得越来越紧,但每天依然有上千人登上摇摇晃晃的小船,希望横渡地中海,到欧洲寻找更好的生活。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永远地葬身在非洲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他们的家人无从知晓,更别提来为这些可怜的非非法移民收尸。

他们死后,马祖格用这种方式,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

每天早上,他在突尼斯这座海滨小镇的海滩上搜寻着尸体。一旦发现一具,他便将其装进收尸袋,送到医院,开出一份医学报告。完成这一系列流程后,他把尸体洗净,带到一个名为“无名者公墓”的墓园,用铁锹和锄头掘个墓,将尸体安葬。现在这座公墓里已有400多个坟。

这座名字用六种语言写成的无名者公墓,并不是政府设立的。实际上,在马祖格承担“收尸人”工作之前,被冲上来的尸体只会被一辆垃圾车装走,扔到一个坑里,再撒点沙子,就算“安葬”了。“现在,我们埋葬他们,我们给他们尊严。”马祖格说。他今年52岁,身材瘦削,胡子因为日晒看上去跟胡椒粉一个颜色。

## “他是个人道主义者”

马祖格做这一切,完全出于自愿,没有人给他报酬,也得

不到政府或任何援助组织的财政支持。他的动机很简单:这些不幸丧命的非法移民大多数是非洲同胞,马祖格为他们死后的境况感到愤慨。而且,他的工作也很有必要,“没人想干这样的工作”。

12年前,马祖格埋葬了第一具移民者的尸体。他原先是个渔民,捕鱼时总会发现有尸体被冲上岸来。“他们没有家人,所以我决定当他们的家人。”马祖格自己有5个孩子和3个孙辈。

2005年,马祖格在杰尔吉斯郊区清理出一片垃圾场,把这儿建成了公墓。他自己捕鱼,开出租车赚来的钱维持公墓的运转,摆在墓前的鲜花和玩具小汽车也是他自掏腰包买来的。

当地红新月会的主席蒙基·希勒姆这样评价马祖格:“他是个人道主义者。没什么人愿意把尸体从海里捞出来,带去医院,还为他们下葬。政府也不愿做这些,他们没这个能力。”

在马祖格建起的公墓中,只有一座墓前有墓碑,上面写着:“罗斯·玛利亚,尼日利亚,2017年5月27日立。”去年的那一天,玛利亚乘坐的小船在杰尔吉斯岸边翻了船,她死了,她的男朋友阿曼丁·诺萨活了下来,他现在住在红新月会提供的住宅区内。33岁的诺萨说,为了换一张从利比亚偷渡到意大利的船票,玛利亚甚至被迫与蛇头发生性关系。可当旅途开始时,玛利亚却病了。“船沉时,她不会游泳。就算她会游泳,当时她也没有力气。”诺萨哭着说,“她就这么死在了船上,我失去了我的玛利亚。”

去年,马祖格收葬了81具尸体。今年以来,他又发现了12具。这一数量与去年相比有所下降,因为今年欧洲各国,尤其是意大利在边境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打击非法移民的举措,以身涉险的人数有所下降。

## 他的两个儿子也曾偷渡地中海

不过,帮忙埋葬非法移民的马祖格,却阻挡不了本国同胞的离去。突尼斯近年来经济不景气,政治也面临动荡,年轻人失业率激增。欧盟驻突尼斯大使帕特里斯·伯格明尼说:“现在突尼斯有种新现象:人们觉得,出去混比在国内更容易改变现状。”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去年有3000多名突尼斯人乘坐蛇头拥挤的小船,偷渡到意大利。

马祖格甚至拦不住自己的孩子:他的两个儿子也是通过类似途径抵达的欧洲,他们此前乘船前往意大利,如今在法国工作。他们在离开前没有告诉父亲,因为他们知道马祖格一定不会同意。

马祖格说,儿子们没有在前往欧洲的旅途中落水,或许是他多年来“积德行善”的结果。“我相信我收葬的难民会向上帝祈祷,让我的儿子们安全抵达欧洲。”

其他人未必有马祖格的儿子们那么幸运。今年6月,100多人遭遇翻船溺亡,其中大部分是突尼斯人。马祖格也觉得,他埋葬了一些本国同胞。不过,当海水把尸体冲上岸时,这些尸体已被损毁得差不多了,很难分清种族和国籍。他对他们一视同仁:“我不在乎他们是穆斯林,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

马祖格依然在为他的公墓努力着。因为无名尸体太多,他正在劝说医院提供DNA检测,为尸体寻找家人。他还在为公墓拓展空间:现在坟越来越多,很多尸体只得被埋在以前的尸体上。好在,政府也开始行动起来,新镇长米可·拉哈耶德说,他们正在寻找更大的空间,建立一座新公墓。

个人意见

## 临终前两天 94岁老兵送孙女出嫁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高子明 编译

临终前两天,94岁的老兵格罗姆·卡沃夫斯基身着挂满英雄勋章的服装,在波兰的比亚韦斯托克参加了自己的孙女乔安娜·塞玛的婚礼。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见证了孙女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在婚礼结束两天后,9月1日,卡沃夫斯基离开了人世,人们纷纷向这位“民族英雄”致敬。1944年,他参与过一场华沙人民旨在摆脱德国占领的起义,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因反抗纳粹入狱的卡沃夫斯基依然是名英雄。由于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他被授予波兰重生骑士十字勋章等许多荣誉。

30岁的塞玛含泪向她的祖父致敬。她说,祖父告诉她,他为能活着看到她的重要日子而感到“骄傲”。牵着她的手走上台前,祖父在她身边耳语道:“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刻,我为能活着看到这一幕而感到无比骄傲。”她还表示,尽管祖父在弥留之际身体虚弱,但他依然很高兴看到婚礼的照片被媒体报道,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他曾承诺,会陪着我走进婚姻的殿堂,他真的做到了。”塞玛说,“婚礼结束后,他去世前的两天,我对他说,我不会让他在医院度过最后的日子。”塞玛是名护士,她在祖父去世前一直照顾着他。“我祖父的故事现在广为人知,我也很高兴有关他的记忆被留存了下来,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把他看作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可爱的祖父。”

其实,婚礼之前老人的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太好了。塞玛说:“四年前,他安了一个心脏起搏器,当时他就说希望我早点结婚,因为他感觉自己的大限快到了。”尽管身体不好,但疾病无法阻挡他亲手送孙女出嫁



卡沃夫斯基在婚礼现场把孙女塞玛交到新郎手中。

的意愿。当他牵着孙女的手走到婚礼舞台的尽头时,一些情绪激动的客人已忍不住掉下眼泪,作为新娘的塞玛也不得不深呼吸平复心情。目睹这一对祖孙缓缓向自己走来,新郎也紧咬嘴唇忍住泪水。从老人手中接过新娘后,他向祖父表示感谢,亲吻他的脸颊。

塞玛说,祖父在家中也是个“英雄”:“我一岁时就被送到祖父家,是他们一直在照顾我。他们有13个孙子孙女,祖父对我们总是很有耐心。他经常给我们讲很棒的童话和故事,所以我们总抢着睡在他身边。我们会一起出去玩,他喜欢带我们到森林里摘水果,祖母用我们摘来的水果做好吃的,祖父就在苹果树下睡午觉。”

塞玛还说,祖父从不回避他的艰苦过去,也和家人们分享过他的战时故事,但她遗憾地说,当时自己还小,所以“从来没有真正理解”。

波兰国家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卡沃夫斯基的死讯,缅怀这位见证并参与了波兰二战抗争史的抗战老英雄。网民也纷纷向英雄表达自己崇高的敬意,有关他的记忆会永远流传下去。